

糾紛

豫劇

西戎原著
浮萍安瀾改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81
FC

人物表

賈松茂——(簡稱賈)男，四十歲，農業社社長，黨員。
 張老五——(簡稱張)男，四十二歲，農業社社員。
 馬萬保——(簡稱馬)男，三十歲，農業社社員。
 高雙成——(簡稱高)男，二十歲，農業社社員，團員。
 二娃子——(簡稱娃)男，十九歲，農業社社員。
 崔老漢——(簡稱崔)男，五十九歲，農業社社員。
 男社員多人
 李秀英——(簡稱秀)女，二十三歲，農業社生產隊長，團員。
 梅 梅——(簡稱梅)女，二十歲，農業社生產組長，團員。
 王 蘭——(簡稱王)女，二十九歲，農業社社員。
 三嬌子——(簡稱嬌)女，四十五歲，農業社社員。
 二大娘——(簡稱娘)女，五十歲，農業社社員。
 彩 霞——(簡稱霞)女，二十五歲，農業社社員。
 老五婆——(簡稱婆)女，三十五歲，農業社社員。
 婦女多人

時間：一九五三年，夏季
 地點：河南某農村

第一場

佈景——

秀英的室內，佈置很簡單。台左角是秀英的炕，台中一排格子窗，可以看到院裏一片綠蔭的樹木。當中放着一張桌子，桌上點着一盞豆油燈。牆上掛着幾張生產圖畫。右側是通往院子裏的門，台左側是秀英母親的裏屋和廚房。

幕啓——

秀英在低沉的音樂聲中，愁眉不展的由裏屋出來，呆望着窗外被微風拂着的樹葉，時而又看看牆上掛着的生產圖畫，沉悶的又坐在桌邊，一手支着頭，一手撥着豆油燈，呆想着出神。

秀：婦女發動不起來，生產眼看就要耽擱，今年要是減了產，完不成棉花的增產任務怎麼辦呢？唉！（唱慢板轉流水）

一盞油燈青光閃，燈心兒好似燒在我心間。

滿腹的委屈沒處訴，愁腸百轉心不安。

想起最初把社辦，俺把婦女來動員。

起早睡晚且不管，嘴磨破腳磨爛汗濕衣衫。

好容易把婦女動員齊，誰料想船行江心出事端。

有些個男社員把婦女輕看。又吵又罵鬧翻了天。

婦女們受不了這窩囊氣，大家紛紛出怨言。

下地的婦女漸漸少，祇剩下梅梅和玉蘭。

棉花長荒無人整，俺秀英日夜難入眠，

我有心把婦女再解勸。

又恐怕——（行絃，想，作難）

又恐怕男女同工同酬實現難。

（面對油燈，呆想，難過的伏在桌上，靜場，遠遠傳來犬吠聲。）

娘：（幕內聲）秀英！秀英！叫你爲啥不答腔呀？

秀：幹啥呀！娘？

娘：（幕內聲）你還不吃飯去。悶熱的天，不吃飯咋行？

秀：娘！我肚裏還不餓呀！

娘：（幕內聲）不餓！不餓！這些天就沒看你吃過一頓安生飯，還不快些去吃。

秀：啊！我就去！（略停，欲下又止）

娘：（幕後埋怨聲）也不曉得你爲了啥？一天到晚愁死愁活的——，人家不願下地就算

啦，也不知你担的啥心、……唉！

（秀英呆聽着娘的埋怨聲，犬聲漸近）

秀：（自言自語的）人家不顯下地就算啦……算啦（大聲越狂叫越近，秀猛地站起來）棉花尖沒人打，影響今年豐產咋辦？婦女們要平等，要同工同酬，爲什麼不能……（緊二八）

不能算，還得幹，我不信婦女不如男！

哪怕山路再艱險，俺也不能怕困難。

沙堤難擋黃河浪，羣衆力量大如天。

別的婦女不下地，我還應當再動員。

我不能眼看棉田無人管，怕困難我還算什麼青年團員。

今晚我去把社長找——（剛開門，社長賈松茂站在門口，秀英吓了一跳）

賈：（接唱）問秀英這時候到哪去玩？

（白）秀英！天這麼晚啦！還出去嗎？

秀：（猶豫的）我正要去找你哪！

賈：哦！找我嗎？那看好，我正要找你談談啦。（坐）

秀：你坐會，我叫俺娘燒點茶去。

賈：不啦！我喝過啦。（看秀）我說秀英呀！八成又跟你娘吵嘴了吧！

秀：我沒有呀！

賈：沒有？那爲啥眼圈又紅啦。不要緊，有啥問題你給我說說，我幫你解決。
秀：跟俺娘吵嘴倒沒有，倒跟張老五吵了幾句。

賈：（笑）好孩子，我正爲這事準備找你談談呢。你有啥意見就說說吧！

秀：（唱西府二八）

雨水調潤麥豐收，剛收罷麥子又種秋。

穀子鋤了整兩遍，高粱棵早已埋住牛。

爭豐收，綠肥瀝，又挖井來又挑溝。

芝麻該鋤顧不得鋤，棉花瘋長沒打頭。

咱社耕地又擴大，勞力不夠真發愁。

婦女發動三四次，都被男子罵回頭。

莊稼眼看要減產，爲此事我日夜心擔憂。

建議社裏開個會，要保證、男女同工和同酬。

賈：（白）意見很好，等會和大家研究一下吧。

秀：研究到啥時候？地眼看都荒啦！

賈：我也爲人力不足日夜發愁。你要知道，男女同工同酬是件大事，光急可不是辦法，

必須好好合計合計。

秀：光合計能頂啥用？咱地裏棉頭子快長瘋啦。

賈：這一點我知道。

秀：知道爲啥不及時的解決呀？

賈：秀英這事可不能急呀！你沒聽說心急喝不了熱稀飯嗎。（唱二八）

常言說：心急喝不了熱稀飯，啥事都要細商談。

男女評工鬧意見，我爲此事日夜不安。

男社員把婦女來輕看，這思想留傳幾千年。

同工同酬是大大事，與咱社生產最有關。

青年人眼光要看遠，別啃着一點不拐彎。

只要婦女們能下地，幹起活來能佔先，

大夥要是幹的好，我保證同工同酬不費難。

（白）秀英！你明天就把婦女發動起來，只要大夥地裏活幹的漂亮，咱社章程上規定的明明白白，保證按章程辦事。

秀：（半騷的）有問題不給解決，又叫動員婦女，我可沒那麼大本事。

賈：我不是說過啦，要想問題能解決，婦女們非得辦出成績才行！（唱流水）

社裏人多各不相同，舊思想慢慢要打通，

要想待遇能平等，擺出成績作證明。

秀：（接唱）婦女們幹活有成績，今後工分怎樣評？

賈：（接唱）按照章程來辦事，公平合理定工分。

秀：（接唱）先前咱也有章程，爲什麼，男子鬧得那樣兇。

賈：（接唱）這本是幾千年的老思想，男看重來女看輕，

只要是婦女活兒做得好，男社員想挑毛病也不行。

秀：（唱流水）

今春上我把婦女來發動，張老五思想打不通。

他從來無理強辯三分理，說話刻薄又難聽。

說婦女下地沒啥用，好像鷄抓瞎翻騰，

三伏天晒黑她們嫩臉皮，還不如抱住娃娃在家中。

從此後婦女不願把地下，今日裏再去動員怕不行。

賈：秀英啦，聽你這話是不是洩了氣。（略停）難道你能看着叫咱社莊稼受損失嗎？棉

田可不比別的秋田呀，一時照顧不到，就要減低收成，（秀看着賈）再說：咱們又

和供銷社訂了合同，減了產對國家就是一個很大損失。（秀低頭不語）是啊！男社

員中還有些封建思想，咱們得慢慢設法教育才行？依你這樣一說，咱們把莊稼荒了

都不管，還行？

秀：社長！（猛的抬起頭）我絕不願咱社莊稼減產，明天盡我的力量去動員婦女下地，

（猶豫的）不過男社員方面……

賈：只要婦女下地能幹出成績，他們想挑毛病也無法下手呵，不過剛開始，難免還會有
人說怪話！（唱流水）

初開始難免有人想不通，沉住氣，聽到只當耳旁風。

不要吵嘴不要鬧，埋頭幹活是正經。

你們要能這樣作，同工同酬準成功。

秀：（接唱）爲了咱們社，爲了共同上昇。

爲了國家大建設，爲了婦女爭平等，

社長呀，我一定照着你的話兒行。

賈：（笑）對！明天你就動員婦女下地吧！

秀：（笑容滿面的）您放心，我一定努力。

娘：（幕內聲）秀英！秀英！

秀：娘！

娘：（幕內聲）你倒底還吃不吃飯啦？

秀：（愉快的）吃！吃！

賈：（關心的）秀英！你吃飯去吧！我走啦！（到門口又止）記住！不管三七二十一，

鼓勁幹，拿成績來說服他們！（下）

秀：好！（感動得點了點頭，微笑的凝視良久，愉快的下）

第二場

佈景——次日的早晨，天空晴朗。

村邊往棉田的道上，沿路兩旁，柳樹成林，綠蔭覆地，蟬聲鳴叫。早晨的太陽把田野、樹林渲染得鮮豔、可愛。

啓幕——婦女生產組長梅梅，頭戴草帽愉快的上。

梅：（唱流水）日出東山景色新，花草樹木綠滿村。

風吹樹葉嘩嘩響，蟬鳴枝頭柳成蔭。

昨晚社長對我談，打整棉花缺少人。

我同秀英分頭喊，這時不來啥原因？

（秀英偷偷的上，站在柳樹後，梅梅向左右眺望）

（白）日頭眼看出來老高啦，秀英姐動員人咋還不回來，待我回去找她——（欲下）

秀：梅梅！（梅扭頭見英，埋怨地）

梅：你幹啥呀！叫人家在這兒老等着你？

秀：動員人嗎！還能幹啥！

梅：動員人不過用嘴巴喊喊就行啦，能用恁長時間？

秀：我比你來的早啦，

梅：來早不來早，我問問你動員的人在啥地方？

秀：我還沒問你啦，你倒先問起我來了？

梅：你不是說你來的早嗎，當然我得先問問你呀！

秀：真的要問我嗎？好吧！你跟我來！（用手指着）（唱二八）

梅梅你往那廂看，動員的婦女在棉田。

頭戴草帽是王大娘，穿花布衫是玉蘭。

手提籃子是拴子嫂，彎腰整棉的是小蓮。

聽說實行同工又同酬，天剛明大家就下了田。

你清早起來瞎胡跑，動員的婦女在哪邊？

梅：（高興地）喲！人可真不少哇！秀英姐，你看她們聽說實行同工同酬，幹起活來那個勁真大。

秀：好啦，別東拉西扯了，一清早，東掂掂西跑跑，你動員的人呢？

梅：跟她們一樣，下地啦！

秀：在哪兒呀？（望）

梅：你也不是七老八十，連個人都看不見嗎？

（唱呱呱嘴）你往東頭看，他們在那邊，

人有七八個，雙手不停閑。

不哼又不哈，埋頭把活幹，

爲了咱國家，大夥幹的歡。

（唱二八）只要咱工作有成績，婦女們就能徹底把身翻。

秀：（興奮地微笑着）嗯！她們都來了！

梅：（就心地）來是來了，就是心裏還嘀咕着啦。

秀：那有什麼值得嘀咕的呢？

梅：說千道萬的，還不是怕張老五那窮嘴亂呱呱嗎！

秀：梅梅，這一次咱們還得下番工夫，不管他們說咱啥，咱們把耳朵堵起來，只當沒聽見。

梅：你能受得了，可人家受不了哇！

秀：咱們好好給姐妹們談談。

梅：我早就談過啦，（唱流水）

清晨起來去動員，把昨晚，社長的話兒對她們談。

我把嘴皮都磨爛，大家心裏還是不安。

又怕幹了活，受氣不劃算。噹噹咕咕老半天，這才下了田。

秀：光害怕能頂啥用，社長說：就怕婦女幹不出來成績，要能擺出成績，叫他們儘管說，真金不怕火煉，到那會，叫他們想挑毛病也不行了！（唱流水）

心裏嚙咕有啥用，幹不出成績也不中。

要想堵住男人的嘴，擺出成績是正經。

梅：對！秀英姐，我到東頭再去跟她們談談吧！

秀：別急呀，咱們還得沉住氣，等會再詳細的談吧。

（幕後聲：「秀英！人都到的差不多啦，你們快來吧！」）

梅：秀英姐！她們叫咱啦。

秀：好！走吧！（愉快地同下）

（張老五上）

張：（（唱流水）

紅紅的太陽照當空，張老五下地走如風。

路上不見一個人，我今天下地又趕第一名。

（興奮的看了看前面的棉田，欲下。）

（幕後聲：「老五！等等！」

（馬萬保、高變成、二娃子、崔老漢、社員甲、乙上）

張：大夥今天來的不晚啦！

崔：是啊！還沒等太陽晒着屁股啦！（衆笑）

馬：嘿！老五哥，今個又是這個呀！（豎拇指）

張：要論撥拉算盤我可不敢跟你比，要說起早搭黑的幹莊稼活，萬保你可差的遠啦。

崔：要叫老五一年四季站櫃台，可要活活的把他整死啦。

甲：萬保叔，這會下地幹活比剛下地那會習慣了吧？

馬：初下地那滋味嗎！（搖搖頭）嘿！可真不好受呀！（韻白）

初下地，不得法，鋤兩趟，汗巴巴。

頭也昏，眼也花，臂膀大腿都發麻，

愁的我，沒辦法，哎喲！哎喲！這個滋味我嚐夠啦。（衆笑）

娃：那一陣我看馬萬保連他媳婦還不如呢？

高：馬嫂子多棒呀，別說一個馬萬保，十個馬萬保也抵不上！

乙：是呀！人家秀英那一隊真是不羈，像馬嫂子，玉蘭，梅梅，都是挺棒挺棒的。幹起活來，撲：撲：撲一個勁的往前穿，前時割麥那會，我故意和玉蘭比着幹，拿我這

把手，結果還吃了敗仗。

馬：你們別把婦女捧的太高囉，

張：不捧高咋能跌的響呢？婦女下地，除了喊喊喳喳數王瓜道瓠子，還會弄啥？

崔：她們會弄的都是有數的：做飯，洗臉，抱娃子，還有

馬：還有舖床、疊被。（衆笑）

高：崔大爺，你不能把婦女看得太輕了。

崔：這是實在的話，像我家的那個死老婆子，搗弄了一輩子到這會還看不好鍋台哩，別說下地拿鋤頭啦！

張：是啊！你五嬸還不是這樣，今春上也要吵吵鬧鬧的下地，叫我一頓臭罵，規規矩矩蹲在家裏做飯啦，可她連飯都做不好，挑担水，慢的跟老牛拉破車一樣，還要下地做重活！

高：你們不要黃瓜茄子一起端，像咱社婦女生產隊，他們啥時候不都是和咱一道下地幹活呀！

張：那還不是新媳婦過門三天勤，初發動下地那會起了幾個早，後來就滴滴拉拉沒走到地邊就跑啦。

崔：是啊！平時還不好好幹，這大熱天，用八人大轎怕也抬不來吧。

馬：說的一點不差，他們不傻，誰不曉得舒坦一會痛快。

高：你也別把話說的太死了。（唱流水）

說話也要照實際，別把婦女太看低。

今春婦女發動起，大伙幹活挺積極。

天不明，鷄不啼，下地的人數都到齊。

好事爲啥不提起，光敲麻骨啥道理？

張：變成！我看你今天是有點不服氣呀！社裏誰不知道婦女的脾氣，高興了來搗弄一下，不高興連個影子都看不到呀。

娃：你今個就能認準婦女不下地嗎？

張：我從骨子縫裏就把她們看透啦。

（唱流水）說她們不來就不來，

娃：（夾白）別拿的太穩了！

張：（接唱）十拿九準不用猜。

娃：（夾白）那可不定準，

張：（接唱）我把她們早看透，

高：（夾白）我就不相信你看得透人！

張：（接唱）不相信等到地裏就明白。

（幕後隱隱起歌聲）

娃：我早明白啦，婦女已經在棉田裏幹起來啦，

馬：沒有的事？

高：沒有的事，除非你的耳朵不透風吧！

娃：老五叔你聽，她們一邊做着還一邊唱着哩。

（幕後婦女歌聲起：）

大嬌子和大娘，姐妹們排成行。

一齊動手整棉花，豐收棉花送工廠。

（衆一驚，張、馬、崔臉上燒得發紅。）

高：老五叔我真從骨子縫裏明白啦！哈！哈！哈（下）

崔：啊！她們啥……

娃……她們是我們用八人大轎抬來的呀！哈哈（下）

馬：（嘆氣地）唉！（崔等下）

張：嘆哈氣呀，跟她們活上見高低吧！，（拉馬下）

第三場

佈景——前場的一個上午，太陽已昇得很高，台左側有一口井，井周圍長着嫩綠的青草，兩旁有枝葉繁茂的柳樹、榆樹，台中從左到右是一片綠油油的棉田，青綠的棉花棵，已有尺多高，右側是通往村裏的小路。

（二道幕外：三嬌子、二大娘担水上）